

我对张维为演讲的看法

1. 赞成：树立制度自信心，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合理的、顺应自然的

解释：

人们对于一种事物的认知，是基于一种集体的共同信仰和共同相信。《人类简史》的作者曾经说过，**人类的某个大集团之所以能完成一个人远做不成的事情，根本原因是这个集团有一个共同的想象**，可能都崇拜黄金，可能都信仰上帝。无论信仰的纽带是什么样子的，我们都应该知道，只要这个想象的纽带足够结实，这个社会就可以运行下去。至于运行的效率如何，也可以不加证明地用经验给出，那就是信仰纽带的牢固程度与社会的发达程度以及社会资源转化效率呈正比。

汉谟拉比法典的作者，也就是汉谟拉比王，在法典里面写了人与人并不平等，比如女性被杀死了，杀人者只需要赔偿一定数额的白银就可以抵罪；但是男人被杀了，或被伤残，那么杀人者就要偿命或者受到同样程度的伤残。但是托马斯·杰斐逊认为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从历史可以看到，信仰前者与后者的国家，都无比繁荣昌盛。套用数学上的一个概念，同构（Isomorphism），来理解这件事情，即只要两者同构，它们起到的宏观作用就是相同的。

（认为人人生而不平等，那么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就是天经地义，死而无憾；认为人人生而平等，私有财产不可侵犯，那么对于未经允许进入我家的人我就可以用猎枪将他击杀，名正言顺。）

所以，我们怕的，是没有牢固的纽带，而不是别的国家有多么好。毕竟这个世界越来越透明，我们能看到的越来越多。所以坚定自己的道路，认真走下去，肯定不会差。这里，我们不用再讨论制度到底有没有问题的问题，也不讨论一党执政的好与坏的问题。因为我们的观点已经超越了这些问题。

2. 反对：中国远没有他说的那么好

解释：

当今中国，有很多问题。

比如，我们的基尼指数很高。远高于世界上的很多发达国家，财富相当不均匀。我相信，张教授很明确知道这件事，也知道这件事的弊端，但是为了突出和谐的主题，有了粉饰太平的嫌疑。

东西只要有问题，那么必然有坏的影响。这是客观事实。墨菲定律说，只要事件有可能发生，那么事件就将要发生。当今的问题，我们是参与者，纵然我们有了足够的自信，我们也不可能袖手旁观等待美好未来降临。比如我们的很多严峻问题亟待解决：雾霾不治理，我们的年轻人很有可能在未来活不了很久；转基因食品不限制，我们很有可能受到基因伤害，民族被彻底毁灭；教育水平不提高，高等教育不发达，我们就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战胜别国；我们的年轻人没有忧患意识，就很有可能彻底输给美日。

这令我想起了孟子的一句话，“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前两点告诉我们，我们要有自信心，但是我们同样要有忧患意识，我们仍然有可能被很快“摧毁”。坚定自己的信念，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信仰”也被人群所影响，所以“改革”是必需。我们要相信，只要自己是一个乐于革新的人，并且周围的人也乐于革新，并且能在“开放”中看到整个世界的深层次（而不是浅显地某一方面），能做出合理的判断，那么，我们未来“战胜于朝廷”肯定是可期的。